

經部

大易粹言卷八

宋 方聞一 編

䷇ 坤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比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一作比輔比也一作比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為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閒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為比也又衆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

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為比也易傳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伊川先生曰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為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蓍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人之不能

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矣夫猶凶況柔弱者乎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強之至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兩志不相求則睽矣君懷撫其下下親輔一作附於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故當上下合意以相從茍无相求之意則

離而凶矣大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親故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必原筮者慎所與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原筮者推原占決相比之道也非以蓍龜也上之比下必有元永貞之三者下之比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又曰夫剛立之稱也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我非夫剛立者猶凶况柔弱乎蹇曰

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天位則為比得臣位則為師天下之吉莫吉於比故比直言吉治天下之衆莫急於貞故師先言貞帥師有君道而不得如是之大如是之久也故元元永之貞昔成湯之初征也東征西夷怨曰奚獨後予所謂不寧方來而无後凶者矣易說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伊川先生曰比吉也比者吉之道也物相親比乃吉道也比輔也釋比之義比者相親輔也下順從也彖卦所以為比也五以陽居尊位羣下順從以親輔之所以為比也○推原筮一作占决相比之道得元永貞而後可以无咎所謂元永貞如五是也以陽剛居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以陽剛當尊位為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卦辭本泛言比道彖言元永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寧

方且來求附比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故上下之志必相應也在卦言之上下羣陰比於五五比其衆乃上下應也○衆必相比而後能遂其生天地之間未有不相親比而能遂者也若相從之志不疾而後則不能成比雖夫亦凶矣无所親比困屈以致凶窮

之道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五以剛中得尊位居中履正衆陰在下而順承之有親輔之象卦之所以為比也故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先王什伍其民鄉田同井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比之所以吉也政散民流用蕩析離居則凶可知矣此自然之理也原筮者占所比也元永正者可比之道也原筮謂占決可否非龜筮之筮也與初筮之筮同葢无長人之仁

則雖比而不親无可久之德則雖比而必離无正固之守則雖比而不周上之比下與下之比乎上无是三者則小人之比耳能无咎乎故唯元永正而後无咎盡此道者其唯九五乎故曰以剛中也居比之時陰无正應不寧之象也而衆陰順承不寧方來之象也不寧方來以上下應而已蓋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上下相求古今之通道也上不比乎下下不比乎上而能獨安者未之有也夫一陽在上衆陰在下

而順從比之吉也而上六獨居其上而乘之无順從之義後夫者也婦以順從夫者也夫先而婦從父先而子從君先而臣從其義一也獨曰後夫者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曰後夫者推本言之也夫且不可後況君親乎後君親則大亂之道凶不足言矣自比吉至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卦之辭泛言比道而彖言盡比道之善唯五而已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

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凡生於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又曰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矣雍曰天下之吉生於順而凶生於逆下之順從天下无異意不寧方且來非吉乎後之凶无順意故也不寧方如初六六四是也後夫上六之不我比也上下應者上而六四下而初六非正應而來比也然易之道窮則變不知變則失易之道故

乾有窮之災坤則其道窮況後夫乎聖人於道窮之際每致意焉者明易之道初无窮人自失之也易訊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伊川先生曰夫物相親比而无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為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水在地上相比而不離先王觀比之象建國畫地而封之為之屬連使相親比則諸侯知尊

君親上而天下從之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民之有君諸侯之有王非先王創治而有之皆出於自然之勢也盖上下之分未立强弱之勢不齊於是大得以陵小衆得以暴寡日趣於亂亡而生生之理熄矣必有强有德者出焉則大小之勢分衆寡之情一於是有小事大有大比小小大之情親萃歸于大定者是先王封建之本也梁襄王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一者王也方

地上有水非澤之所鍾散而相親則各有所比先王以是建萬國而親諸侯王道之本也方比之五隂而一陽上有大中至正之道下无僣亂分民之臣盖足以王矣自河圖洛書之相為經緯八卦九章之相為表裏文王得之以演周易孔子得之以述春秋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春有王正月盖同出於此矣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成王時諸侯來朝助祭者千八百國春秋之時見於經者止百

二十有四國其後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卒并於秦方是時征伐四出轉以相滅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凡以天下无王故也故易之有比春秋之書王豈易言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建萬國所以比民親諸侯所以比天下先人曰民之有君諸侯之有王非先王創治而有之皆出於自然之勢此先王封建之本也梁襄王曰天下惡乎定孟子曰定于一一者王也方地上

有水非澤之所鍾散而相親則各有所比先王以是建萬國親諸侯王道之本也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成王時助祭者千八百國春秋之時見於經者止百二十四國其後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卒并於秦數百年間吞噬屠滅殆盡凡以天下无王故也故易之有比春秋之書王其義一也易說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於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它吉也它非此也外也若誠實充於內物无不信豈用飾外以求比乎誠信中實雖它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比之本也○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它之吉其

始不誠終焉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易傳並

横渠先生曰柔而无應能擇有信者親之已之誠素著顯終有它吉比好先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比之初原筮之時也故有孚比之乃无咎孚信之在中也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故比以忠信為主比而无孚小人之比也能无咎乎有孚比之比乎人者也有孚盈缶孚之在已也缶器之質者也盈缶則充實在中不資外飾也故來

有它吉夫居比之初人相求比之時也孚誠充實於中而後為人所比盈缶是也故能有它吉有孚而未至於盈缶則比乎人者也故无咎而已非比之初則不必有它而後吉故曰比之初六有它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廣大乎比天下之道見賢則比之不必有應而比也然有應而比者比之易二四是也逺而非應者比之難初六是也然逺而非應柔弱不能自達有待於人者也缶之為器有物盈之則有用也无

以盈之虛器也是缶之有待於物猶初六之不能自用也初六以誠信之道自充於中所謂有孚盈缶矣何患其无用乎中孚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盖誠信感人有必應之道故終使六二自内與之同比於五也雖非其應而比其道盖益賢於求應者矣何咎之有它吉本非我有之吉因人而得之者也初六才位不足直以誠信得它吉也故比之道雖吉而比之始又以孚為先古之人因人得用者多矣唯誠信充於

中者能終它吉不然吉未終而凶矣易說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為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己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守己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為戒

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脩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愛自親始人道之正故曰貞吉易說

廣平游氏曰比之自内者非枉己以外求也上之人訪逮幽側至誠以相與然後出而應之故爻稱自内而象以為不自失也六二居中得正與九五為正應

迹遠而志同位殊而德合故以自内言之若伊尹之在莘而湯聘加焉非自内以比耶尹負鼎干湯孰謂聖人乃不知比之自失乎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五以中正在上而二以中正自内比之故正吉盖居比之時上下相求而不以正則内不失已外必失人矣皆自失也故唯正吉而後无失易說

白雲郭氏曰比以九五為主而六二正應為主於内盖率天下而比五者故自内之外率天下以歸王也

二之比初非欲親初也欲與之比五也終能同比於五是不失已道之貞吉也觀初六它吉六二自内之辭可明其義蒙之六三亦舍應親二矣而有不有躬之象蓋蒙與比異道而三與二異位義不同也故象言不自失以見非如蒙之不有躬也夏商之季天下諸侯相率以歸湯武或三千或八百國所謂六二貞吉初六它吉者衆矣易說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伊川先生曰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比於匪人其失可知悔吝不假言也故可傷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人之相比求安吉也乃比於匪人必將反得悔吝其亦可傷矣深戒失所比也易傳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履非其正比之必匪其人故可傷易說

龜山楊氏曰承乘皆陰比之匪人也能无傷乎言傷

則悔咎不足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不知比賢而比於上上非正應而有凶比非其人則自失其身矣是其所以可傷也易說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伊川先生曰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貞正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為貞吉以六居四亦為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

能比於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外比謂從五也五剛明中正之賢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所以吉也易傳並

龜山楊氏曰六四无應於内而外比九五比賢從上也九五剛中正賢也比賢從上而不以正人誰與之故正乃吉六四以陰居陰正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與初非正應故舍遠比近外比九五

之賢亦自知才位非可兼人從上保身而已故得貞而吉比或自内或外比以明比道之大不可拘於常也易訓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

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為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先王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止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

絶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皥皥而莫知為之者也邑人不誡吉言其至公不私无逺邇親疎之别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誡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誡於居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於顯比見之矣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

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為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比與隨是也言中

正者得中與正也訟與需是也○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為逆來者為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不期誡於親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遠近如一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失前禽謂三面而驅意在緩逸之不務殺也順奔然後取之故被傷者少也○以剛居中而顯明比道伐止有罪不為濫刑故邑人不誡為上用

中比之謂也不比者不懲非用中也故比必顯之然
殺不可務也一云上使中者付得其人也易說並
龜山楊氏曰居得尊位其比宜顯矣故制畿封國以
為屬連建牧立監以相糾因時問以通好賀慶以展
親所以比諸侯也域民之制其詳至於屬婦同井而
居同巷相從任之以九職繫之以九兩所以比其民
也凡此皆顯比之道也盡斯道者其唯九五乎居中
履正而上下應之比之正也故曰顯比王用三驅失

前禽邑人不誡吉夫獸窮則搏常物之大情也故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不窮物以盡取也先王比天下而安之非以求吾所大欲也故順則取之逆而去則舍之所失者前禽而已盡吾比道任彼而不致力焉用三驅之義也若湯之祝網是也窮民而盡取之乃名敵之道非所以比天下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為此而已夫如是故仕者願立於其朝耕者願耕於其野商賈願

藏於其市行旅願出於其塗則邑人不誠而自至矣此比道之光也故曰邑所居之邑謂國中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比坤下坎上坎水也坤土也土以水柔水以土流親比之故也洪範之叙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其事則无偏无陂遵王之義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惡遵王之路无偏无黨王道蕩蕩无黨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側王道正直凡上之所以示下者如此也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唯

皇作極凡下之所以奉上者如此也方顯比建大中之道明法度之尊逆者不追順者不拒无恤於去來无間于小大邑人之不誠特為其儆者言之至於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盖有无思而不中者矣可勝言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洪範五皇極曰无偏无陂遵王之義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惡遵王之路无偏无黨王道蕩蕩无黨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側王道

正直凡上之所以示下者如此也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唯皇作極凡下之所以從上者如此也方顯比建大中之道逆者不追順者不拒无恤於去來无閒于小大邑人之不誡特為其微者言之至於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盖有无思而不中者矣可勝言哉雍曰九五之君非以力假仁者也盖有大中至正之道以昭示天下天下自從而比之故曰顯比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故所失者前禽而已是猶上六

之不我比也夫以大中至正之道昭示天下无容私焉是以逆則舍之順則取之故上言不寧方來後夫凶皆自來自後之辭非聖人有以强之也聖人以大中至正舍逆取順必无侵伐之虞邑人又何誡焉是則顯比之吉為天下之至公也求其所以然實建大中以致之耳故曰上使中也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其使中之謂乎由是知商之三千周之八百亦舍逆取順而已或謂顯比之道狹不亦異乎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明道先生曰比之无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天下多矣○比既无首何所終乎相比有首猶或終違始不以道終復何保

故曰无所終也易傳並〇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驩狎為相與以无圭角為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禮為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既无首安得有終故曰无所終比之道須當有首也劉元承手編

龜山楊氏曰比之時陰宜從陽也而上六居一卦之上比之无首者也无首則无所從其凶不亦宜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非天下之所比又不能比人為臣而无君與无元首何異哉是以凶而无所終也三有匪人之傷上有无首之凶皆逆比之道聖人捨之者也四也初也其知幾乎故能非其應而獲吉以是知比者必求大中至正而比之斯无不吉易說

大易粹言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粹言卷九

宋　方聞一　編

䷈ 乾下巽上

伊川先生曰小畜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相比附則為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為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為巽所畜故為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

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又四以一陰得位為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羣陽之志是以為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彖專以六四畜諸陽為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易傳）○或以小畜為臣畜君以大畜為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箇道理隨大小用（楊遵道錄）○小畜是所畜

小及所畜雖大而少皆小畜也不必專言君畜臣畜君唐棣所編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伊川先生曰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唱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唱不順也故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一有能字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唱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據

四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也易傳○暢中伯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唐棣所録○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坎卦本陽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蝃蝀之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蝃蝀在東則是陰先唱也莫之敢指者非謂

手指莫敢指陳也猶言不可道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隂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語録

横渠先生曰自我西郊剛陽之氣進而不已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徳天徳也天徳畜之則止不能畜則失聖人之所以為聖以能畜天徳而已然畜有二道有止而畜之者畜之大也故為大畜有入而畜之者畜之小也故為小畜揺是皆不能畜矣能大畜天徳則理非不亨小畜疑於未亨故言亨也密雲不雨言

畜之而未及用也自我西郊明其自我畜之也自我畜之而未及用君子成巳之道未至於成物所以為

小畜 易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伊川先生曰言成卦之義也以陰居四又處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應之為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以為小畜也彖解成卦之義而

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惟革有曰字亦文勢然也○健而巽以卦才言也内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剛中也陽性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中為剛而得中又為中剛言畜陽則以柔巽言能亨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為陰畜陽以卦才言則陽為剛中才如是故畜雖小而能亨也○畜道不能成大如密雲而不成雨陰陽交而和則相固而成雨二氣不和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蓋

自我陰方之氣先唱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易傳

○密雲不雨尚往則氣散先陰變風氣隨風散語錄

龜山楊氏曰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四以陰居陰柔得位也為一卦之主而上下應之以陰畜陽也陽大而陰小小者畜也此以六四一爻言之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合一卦之才言之也蓋小者畜則无亨之道所畜亦小矣合一卦之才則三陽健

而進一陰體巽而上行九五剛得中與之合志則志
行矣是以亨也雲者氣之下升也一陰畜之未能上
達故密雲不雨尚往也往則交通成和而為雨矣西
郊陰所也東多風西多雨陰陽之義故詩曰朝隮于
西崇朝其雨自我西郊則亦朝隮于西之意有雨之
兆焉特施未行而已言未則非終不行也自小畜至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之應四而曰上下應者陽道過盛喜
於從陰雖非其位而其志皆應之也剛中二之天德

也志行四之巽志也剛德居中而巽志行是以亨也尚往者其道方行行猶未已也施未行者澤未下也密雲尚往則澤有必下之理君子成已有必能成物之道盡其道則為大畜施未行故為小畜也易訓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伊川先生曰乾之剛健而為巽所畜夫剛健之性唯柔順為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擾系之耳故為小畜也君子觀小畜

之義以懿美其文德畜聚為藴畜之義君子所藴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為小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風行天上柔巽之上行也君子觀象於此則美其文德也天以剛健故其事武地以柔順故其事文風之柔无所不入地類也故有文德之象舜之格有苗文德之懿也詩稱仲山甫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所以畜宣王者文德而已矣故有明哲保身

之說異乎伊尹之於成湯太甲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小畜之時以柔畜剛故君子以懿文德孔子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則畜剛莫尚乎文德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巽之畜乾陰之畜陽非可大也君子體之懿文德而已與夫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異矣六四之畜正也猶巽從而後能之使非正而行是妾婦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文德美德也坤言文在中而文言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然則畜之道必先畜美德以成已而後可見於事業也大畜之以畜其德則天德之大皆正而畜之矣乾之不言所利猶大畜以畜其德坤利牝馬之貞猶懿文德也風行天上是為巽入之道是我入而畜之也天在山中則為來畜於我大小之辨如此易說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足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故云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无咎而又有吉也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補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義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陽剛之才由其道而復其義吉也初與四為正應在畜時乃相畜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理而升進之於應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陰得位為一卦之主而初與之為應受畜於四者也過未形而畜之其復自道矣夫何咎之有故其義吉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德之大而人畜之雖曰小畜亦已艱矣唯早辯者易為力而不能早辯者難為功故小畜雖同而有初九九三之異也易為力則復自道復自道則鮮失焉是以其義吉而无咎也然小畜之道何

與於復而初九九二曰復何哉蓋大畜畜而无失无失故无復小畜未能无失是以不免有復也學者不能大畜則有小畜不能小畜則有復雖初无異道蓋力行有淺深耳易說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以陽剛居中為陰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而為其所畜則同是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同

志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矣故吉也曰遂其復則離畜矣乎曰凡爻之辭皆謂如是則可以如是若已然則時已變矣尚何一有教字誡乎五為巽體巽畜於乾而反與二相牽何也曰舉二體而言則巽畜乎乾全卦而言則一陰畜五陽也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二居中得中者也剛柔進退不失乎中道也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強於進亦不至於過剛過剛乃自失也爻止言牽復

而吉之義象復發明其在中之美易蒞傳

横渠先生曰初反自道三為説輻二以彚征在中故未為失易説

龜山楊氏曰二之與五以剛畜剛非如初九之於六四也故牽而後復所以吉者以其在中也居小畜之時以剛畜剛非其道宜於自失矣而二五皆剛而中故不自失也易説

白雲郭氏曰不能辯之於早至二尤艱矣故牽而後

復也牽者强勉之義雖无自復之易然强勉能復猶為吉也非二有剛中之德亦將自失矣易說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為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

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為也○夫妻反目蓋由不能正其室家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矣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室家故致反目也傳易

横渠先生曰近而相比故說輻而不能進反為柔制故曰反目非其偶也故不能正其室說易

龜山楊氏曰重剛而不中則身不行道矣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故輿說輻夫妻反目輿說輻不能有行

也切比於四為陰所畜不行於妻子也至於夫妻反目則正家之道可知矣故曰不能正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畜有止畜之義說輹則止而不行也小畜入而畜之有復之象焉復貴早辯過中則危矣此牽復之後所以言說輻也說輻則害於行道故又有夫妻反目之象夫妻反目道不行於一家何以正天下是如輻壞而車不能行也孔子曰大車无輗小車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意與此同求其所以然盖本

於不能正室不能正室者其身不正故也是以君子必篤於成已而後可以成物為是故也大畜與說輹止於二也良馬逐行道於三也小畜牽復於二未為成德故說輻於三不能行也輹可說者也輻不可說者也易說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

也諸陽之志係于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唯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也○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无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五既合志衆陽皆從之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隂居隂其體不躁故曰有孚能上比於五與之合志雖為羣下所侵被傷而去懐懼而出於義无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得位得柔巽之道也為一卦之主而下當三陽之進勢不足畜之則傷而去惕而出矣然得柔巽之道有孚也上承九五與之合志則下不能害矣雖惕而出終无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人畜天以柔畜剛非天下之至誠其

孰能與於此此六四有孚之道也六四以有孚之道主於中又且惕然知懼此其所以免害而血去且无咎矣蓋一柔五剛有害而傷之之理故也上合志者合九五有孚之志故志行也唯其上合志是以能畜也易說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伊川先生曰小畜衆陽為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謂牽

攣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五君子為小人所困正人為羣邪所厄則在下者必攀挽於上期於同進在上者必援引於下與之勠力非獨推已力以及人也固資在下之助以成其力耳○有孚一有而字攣如蓋其鄰類皆牽攣而一无而字從之與衆同欲不獨有其富也君子之處艱厄唯其至誠故得衆力之助而能濟其衆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六四為衆陽之主已能接之以信攣如

不疑則亦為衆所歸故曰富以其鄰

龜山楊氏曰剛巽乎中正有孚也居得尊位剛巽以畜而上下從之攣如者也攣如言從之固也從而與之共天位食天禄能富以其鄰者也六四柔得位而不尊為小畜之主三陽下進不足以畜之故傷而去惕而出雖與上合志能无咎而已唯九五以剛巽乎中正而衆陽從之故能富以其鄰而不獨富也夫小畜以柔畜為主而九五以剛者以其居巽體故也居

巽之極故雖剛而不過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合六四誠信之志攣衆剛而畜之是富以其鄰者也富以其鄰則以畜衆爲富不以獨智爲富矣此明畜之君道如大舜善與人同取諸人以爲善是也易言富以其鄰者乾之象也不富以其鄰者坤也乾大也坤吝嗇也易說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止者也為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隂之畜陽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一作畜道之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尚也德載四用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也隂柔之畜剛非一朝一夕能成由積累而至可不戒乎載積滿也詩云厥聲載路婦貞厲婦謂隂以隂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婦制其夫臣

制其君而能安者乎○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陰已能畜陽而云幾望何也此以柔巽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於幾望而為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君子謂陽征動也幾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尚何戒乎○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陰將一作既盛一有則字極君子動則有凶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警

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矣易傳

廣平游氏曰以臣畜君至於和且至則畜道成矣猶當尚德以載之不可以賢臨之也尚德者无所不用德也故象以為德積載何則君臣夫婦人合也人合者易以睽故雖貞而厲若恃此以行而不止則陰疑於陽月盈而逼矣故雖君子之道猶為凶也所謂有所疑者陰疑於陽之謂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三陽下進一陰畜之不能固故密雲不

雨尚往也至上九則往極矣故既處夫隂陽和則雨而婦以順為正雖畜而至於雨以是為正則厲矣夫月遡日以為明者也望則與日敵矣故幾望則不可過君子至是而猶征焉則凶之道也蓋小畜以隂畜陽為主其極必有疑陽之戰故戒之如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小畜密雲不雨之象至上九畜道成而後既雨也既雨則小畜之道盡矣是安於畜者也故曰既處君子於成終之際未嘗不思戒焉戒而尚德

則无顛覆之憂婦人以順為貞不知尚天德之大以持守之是以危也幾望將盈也將盈之時居位之極知進不知退是以征凶有所疑者盈滿皆有疑之時故君子戒之孔子言知及之仁能守之所謂尚德者如此夫畜德既成尚戒其失況畜之未成者乎易訓

大易粹言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粹言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董邦本

大易粹言卷十

宋 方聞一 編

☱兌下
☰乾上

伊川先生曰履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别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為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為履履踐也

藉也履物為踐履於物為藉以柔藉剛故為履也不曰剛履柔而曰柔履剛者剛乗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唯言柔乗剛不言剛乗柔也言履藉於剛乃見卑順說應之義易傳

履虎尾不咥人亨

伊川先生曰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澤處下以柔履藉於剛上下各得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也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

而不見咥齧所以能亨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履者行道之義乾在上天道也天道至大天下之所難履而行之也故有履虎尾之象履虎尾直取其難非取其為害也然履虎尾者有咥人之患履乾之道者雖難而无咥人之患唯有亨之理也

孔子言博施濟衆則曰堯舜其猶病諸言脩已以安百姓則曰堯舜其猶病諸信乎天道之難履如此易說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伊川先生曰兌以隂柔履藉乾之陽剛柔履剛也兌以說順應乎乾剛而履藉之下順乎上隂承乎陽天下之正一作至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以此履行其亨可知○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苟无疚病則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疚謂疵病夬履是也光明德盛而輝光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說雖應乾而二不累五也○无隂柔之

累故不疚此所以正一卦之德也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卦之才則以一柔進退履衆剛故有履虎尾之象然而不咥人亨者說而應乎乾故也蓋說而已不應乎乾則不敬應乎乾而已非說則不和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君子之所履苟在於是則雖暴人之前无虞矣雖蠻貊之邦行矣況於華夏乎故履虎尾不咥人而又亨也君子之所履未嘗不在於禮而禮勝則離今至於履虎尾而亨則其它可知矣此履

之善也此合一卦之才言之若就一爻之義則六三蹈虎尾而凶矣故爻彖異辭猶之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而九五言夬履貞厲也○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者兑澤下流故也膏澤下於民則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内省不疚矣此天下所以心悅而誠服也天下心說而誠服則親之若父母仰之若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可不謂光明矣夫若其據利勢之重阻法度之威以臨莅天下而澤不加於民則

民咨胥怨疾首蹙頞而相告矣夫如是則從之者勢也而心背之事之者貌也而腹非之夫何光明之有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天下澤尊卑之分定矣卦之所以為履也履禮也九三處兑而承乾說而應乎乾者也禮以用和為貴說而應和之至也用和以往雖履至危之地无所害矣故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天乾剛中正德威而光明矣故履帝位而不疚疚病也不疚言安

於其位也然獨稱帝位者葢禮者天地之別也以天地之別言之則上下之分勢相絶矣故稱帝焉以言其與天同體也自履虎尾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乾天道也天之道剛健中正唯中正可以應之中則不欺正則不邪持此以履虎尾可也故禮之質忠信而已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履之所以難者以六三之柔而履天之剛德是以難也說而應乎乾則與乾合德是以能履

而有不咥人亨之象剛中正九五也履帝位而不疚然後其道下濟而光明疚則不能光明也則德常過過則疚剛而不過斯不疚矣故允恭克讓堯所以光被溫恭允塞舜所以文明皆剛而中正者也謂之不疚者如此易說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伊川先生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一作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

辨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

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天髙地下禮制行矣人之所履禮而已故上天下澤有履之象君子觀象於此則可以辨上下上下既辨則名分立而民志定矣此以成卦之體言之也○禮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盖上下之分嚴則豊者不為有餘殺者不為不足而民志定此先王因人性以制之而理之不可易也其或强有力

者竊其非分而有之欲自以為榮是播其惡適足以發笑而自點爾所有者非其分既不足以為榮而身陷不義更足以為辱愚孰甚焉此臧文仲居蔡所以為不智也季氏以八佾舞三家以雍徹正類於此而臧文仲當時名大夫必嘗以智稱故仲尼以為何如其智以明其大者不知其它不足稱也如以為先王之為禮將以籠天下之愚而拘之則荀卿化性起偽之說行矣譬如今人未仕而服青紫人必以為病狂

文仲之愚不幸類此（並易說一）

龜山楊氏曰禮莫大於明分分之不明則為下者不安於下而志不定志不定則覬覦之心生覬覦之心生則陵僭之禍起而亂之所由作也夫天澤定位上下之分明矣六三說而應乎乾則為下而安於下者也此履之所以成象也故君子觀履之象以辨上下定民志（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後世士夫公卿日志於尊榮農

工商賈曰志於侈富此蓋民志未定欲其不亂難矣

雍曰上天下澤言天道居上則澤必下及也君子之

澤无它焉使斯民各安其分无乖爭之變而已故曰

辨上下定民志上下既辨則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覬

覦又安有不定之志哉易說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明道先生曰素履者雖泰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

定但行其志爾故曰獨行願也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安履其素而往者非為利也獨行其志願爾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

安履其素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陰累不干无應於上故其履潔素（易說）

廣平游氏曰中庸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蓋位有貴賤得喪而君子不因其位而改其素也履之初言素履亦猶是也素之為言无飾也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豈借美於外哉孟子所謂不願人之膏粱文繡者是也履此而往則志之所祈嚮者非有徇乎人也獨行其平昔之志而已故曰獨行願也在履之

初未交於物故有素之象易說

龜山楊氏曰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履也不願乎其外則无入而不自得矣故往无咎初九在一卦之下君子敬修其可願在此時而已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初履之始也是以言素易說

白雲郭氏曰素有先定于内之義素定于内則隨事

之來履而往之又何咎矣素富貴則可以行富貴素貧賤則可以行貧賤故孔子曰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素富貴貧賤之道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孔子之素履也素履行已之義非澤民之道故曰獨行願也伊川曰若欲貴之心與欲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易說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伊川先生曰九二居柔寛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履道在於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葢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中正不累无援於上故中不自亂得幽人之正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中而承柔巽乎六三之履虎尾也故曰履道坦坦坦坦者言所履夷易而无難也居中處說而上无應故曰幽人顔淵在陋巷不改其樂是也非中不自亂何以與此苟有應乎上則為禹稷之事非幽人也古之聖人雖在側微若將終身焉中不自亂故也若夫外騖而以紆朱懐金為樂則利欲交戰於胷中而能不自亂者未之有也其能貞吉不亦遠乎

白雲郭氏曰居君位而得中九五也居臣位而得中九二也剛中之道自非大人難於兩立此九二所以為幽人之象也履得其道而坦坦平且易也幽人之履如此何適而非貞吉乎孟子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履道坦坦之謂也故唯孟子然後有餘裕不然雖周公大聖人亦有跋疐之患不得為坦坦也幽人剛中處道深遠非富貴貧賤所能移大丈夫也況志已素定豈有中亂之

道哉易說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陰柔安能堅其所履故如盲眇之視其見不明跛躄之履其行不遠才既不足而又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一作勝剛其履如此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

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如
武暴之人而居人上肆其躁率而已非能順履而遠
到也不中正而志剛乃為羣陽所一有不字與是以剛躁
蹈危而得凶也○陰柔之人其才不足視不能明行
不能遠而乃務剛所履如此其能免於害乎○以柔
居三履非其正所以致禍害被咥而凶也以武人為
喻者以其處陽才弱而志剛也志剛則妄動所履不
由其道如武人而為大君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大君者為衆爻之主也武人者剛而不德也訊易

廣平游氏曰六三以一陰獨立於羣陽之中而又處非其位故有眇跛之象猶之獨陰而无匹也眇能視跛能履明不足而行不全也故有武人之象若用此以蹈危其能无傷乎惟武人用此以聽命於大君則處陽而志剛可以有為矣大君剛中正而履帝位者也明足以照理行足以率人故武人聽命而有為可

以无虞而有功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居不當位體柔而志剛非履之正也禮者中而已矣不中不足以有明眇者之視也體柔則不足以與行跛者之履也其視不明其行不正雖居安且不可況履危陷難乎故履虎尾咥人凶陽在前履虎尾也然以成卦之才言之則六三以柔順之質說而應乎乾雖履至危之地无害矣故履虎尾不咥人亨以一爻言之柔失位不中而上承三陽近

而不相得則履虎尾咥人而凶者也易中隨時取義故不同也夫見善未必明而用心剛者武夫也以陰居陽故志剛也由是而進為於君克全者蓋寡矣故不言吉凶以其吉凶未定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離為目六三不正之離也巽為股六三毀折之股也以是為明以是為行不可也六三上下履剛而其體則柔志剛矣而中未能實也且震為龍則兌為虎兌三見口是以有咥人之象所以見咥无

中正以將之故也_{易訣}

白雲郭氏曰六三以隂居陽无中正之道又以一柔介五剛之間勢无全人故有眇跛之義也以是而視以是而履所以遇咥人之凶矣夫居五剛之中履於上則不能履於下視於前則不能視於後常有不足之道故眇也跛也遇咥也皆以不足故也位不當者豈以非其所居歟武人三軍之勇者視不勝猶勝則其視一於進而已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則其履

亦一於進而已此所以惟武人可用是道以有為於大君也夫武人可用有為于大君者以其志剛也故爻辭於咥人凶之後繼以武人為于大君而象言志剛不言其凶吉者明武人可用也履之爻六三九五皆有二義亦如否之小人吉大人否亨恒之婦人吉夫子凶皆難以一義明矣易說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陽剛而乾體雖居四剛勝者也在

近君多懼之地无相得之義五復剛決之過故爲履虎尾愬愬畏懼之貌若能畏懼則當終吉蓋九雖剛而志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慎畏懼則終免於危而獲吉也○能愬愬畏懼則終得其吉者志在於行而不處也去危則獲吉矣陽剛能行者也居柔以順自處者也莊易傳

横渠先生曰二五不累於已處多懼之地近比於三能常自危則志願終吉陽居陰故不自肆常自危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剛承陽處多懼之地履虎尾之象也然而體剛而志柔知愬愬戒懼順以從上故志行而終吉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近剛決之君處多懼之地而能愬愬恐懼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淵履冰者也豈有不終吉者哉此聖人居危難之道也志行者不失其所志之謂也舜之志孝也文王之志仁也父頑母嚚而克

諧以孝舜居難而志行也出羑里而請除炮烙之刑文王居難而志行也易説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

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為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易中云貞厲義各不同隨卦可見○戒夬履者以其正當尊位也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任剛決不復畏慎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并易傳

龜山楊氏曰履禮也禮之用和為貴故曰履和而至九二九四皆體剛而志柔履而和者也故吉六三體柔而志剛以和為體也而又失位不中和而不以禮

節者也故亦不可行九五剛當位而履履而不用和
者也故曰夬履正厲夬謂以剛決而履也居履之時
上下之位定九五以剛中正而履尊位其德可謂不
疚矣以夬趨時而不以和則非履之善也故雖正亦
厲矣說易

白雲郭氏曰夬決也剛決不已之辭也以陽居陽剛
之過也剛過而自任其剛宜為致凶之道然以居位
正當故特貞厲而已非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也彖

論中正故發其光明之美文言夬履故示以剛决之戒道之常變如此位正當者猶以用剛而厲則知位非正當者凶矣易訓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明道先生曰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上處履之終於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

至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无疚善之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吉凶繫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小大也○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善而吉至其終周旋无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人之行貴乎有終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視所履以考求其吉莫如旋而反下則獲應而有喜也○乘剛未安其進也寧旋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視所履之善惡所以考失得之報蓋禍福之來必象其德而還之也在履之上為履道之成

在我者无非禮矣故其旋元吉其旋者象其履以還之之謂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履道之終視履考祥之時也禮雖以進為文進極而過中亦不可行矣故其終也旋乃元吉旋反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視履者猶洪範之五事也考祥者猶念用庶徵也其旋元吉猶嚮用五福也禮自外作故上天下澤為履樂由中出故雷出地奮為豫禮主於敬故

愬愬終吉用和為貴故夬履正厲孔子曰履德之基所宜盡心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視履猶洪範之五事也考祥猶念用庶徵也其旋元吉猶嚮用五福也雍曰視履而考其祥則其動容周旋之間元吉著矣所以大有慶也大有慶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十